

“疾病隐喻”视角下网络语言暴力的 分析研究

高 杨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 郑州 450064)

摘要:人们的思维和概念系统大部分是隐喻性的,“疾病隐喻”是隐喻赋予医学概念的疾病的主观隐喻思维观,附加了道德和政治批判,“疾病隐喻”的延伸造成了网络语言暴力,减少网络语言暴力从探究网民和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疾病隐喻”入手,净化网络环境,促进网络文化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疾病隐喻;网络语言暴力;网民;网络媒体从业人员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638(2016)05-0104-04

人们的思维大部分是隐喻性的,隐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疾病隐喻”使医学概念的疾病转变为道德批判和政治态度,“疾病隐喻”的延伸和变形造成了网络语言暴力。本文从网民和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角度入手,探究“疾病隐喻”的网络语言暴力来源,遏制和减少网络语言暴力,净化网络环境、促进网络文化健康发展。

一、网络语言暴力

当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网络信息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一部分。互联网发展迅速,信息传递方便而快捷,传递信息量大和方式多样,例如,E-mail、短信、QQ、MSN、微信、微博等。网络作为一种公共平台,信息的提供、分享和传播促进了新闻的及时了解和知识更新,但是也带来了负面的效应,例如,网络语言暴力。语言暴力是指用谩骂、侮辱、蔑视、嘲讽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造成当事人的精神和心理的伤害。多数语言暴力来自地位关系的不平等,受害者通常处于劣势地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语言暴力现象呈上升趋势,而网络语言暴力现象研究的论文数量也从几年前的一两篇上升到每年近十篇左右,研究

内容主要涉及网络语言暴力的角色定位、形成机制、侵权、现状特点、法律治理对策、精神文明建设等,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大学生和青少年,研究角度多倾向于传统文化价值观影响下的道德批判和现实社会原因等方面,而从“疾病隐喻”角度分析网络语言暴力现象却鲜有论述。

二、疾病隐喻

人们的思维是隐喻的和想象的,具有主观特征。疾病隐喻是人们认知体验的隐喻思维映射到医学概念疾病的一种思维方式。

(一)传统隐喻观和认知隐喻观

两千多年来,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隐喻观认为隐喻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语言现象。传统隐喻观长期的影响下,隐喻研究未受到重视,仅仅归入修辞格式的研究。1980年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G. & Johnson)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隐喻的认知转向。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隐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充满在人们的日常语言、思维和活动中,人们的思维和概念系统具有隐喻性。隐喻和非隐喻的唯一差别是隐喻是通过一个事物理解另一事物,涉及两个

收稿日期:2016-06-02

作者简介:高 杨(1974-),女,河南新乡人。讲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外语教学。

事物,而非隐喻只涉及一个事物,也就是概念是由它本身建构和理解,不需要引入另一个概念^[1]。

(二)疾病隐喻

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美国文学家苏珊·桑塔格的《疾病隐喻》作为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影响广泛。苏珊·桑塔格重视世界本来面目,阐释还原事物本质。《疾病隐喻》一书中,作者大篇幅论述了“身体疾病”和“世人的态度”,强调了疾病仅仅是医学概念的疾病,不能被赋予人类主观思维观念,呼吁疾病应从人类的主观隐喻意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祛除疾病的隐喻外衣,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2]。传染疾病,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仅仅是医学概念的疾病,但是被赋予了人类主观思维的隐喻外衣——“疾病隐喻”,即把身体疾病转变成道德批评或政治态度。例如,梅毒传染途径百分之九十多来自于性接触,艾滋病传播渠道有三种,输血、母婴传播和性传播,随着预防疾病的知识的不断普及,输血和母婴传播率下降了,而性传播不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当一个得了梅毒或艾滋病,就成了见不得光的病人,不但受到疾病的折磨,还要在“不道德”和“性放纵”笼罩的阴影下生活。梅毒和艾滋病从医学的疾病被隐喻映射赋予了“邪恶”和“惩罚”的含义。例如,一名女大学生因与外籍男友交往,不慎感染上艾滋病,部分网友冷漠、指责谩骂的评论,女大学生已经成为“道德低下”和“崇洋媚外”的反面典型被批判,疾病已经从单纯的“医学概念”上升为披着“道德外衣”的疾病。

三、“疾病隐喻”的网络语言暴力分析研究

网络语言暴力主要来自网民评论和网络信息误导。两者是“疾病隐喻”的延伸和变形,具有“疾病隐喻”的特征。

(一)网民评论

传统的受众(接收信息的人)是观众、听众和读者。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受众成员出现新的成员:网络受众。网络受众与传统媒体受众不同,新媒体的受众者可以在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进行角色转换,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模糊。“网民”指上网者,传播信息和接受信息者,是网络受众的延伸。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发展,网民已经大众化,且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和主动性。网络报道的事件,网民几乎均有评论,评论内容有时偏激,甚至低俗不堪,对网络环境、网络文化、事件当事人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1.“假想敌”的“疾病隐喻”

有些网民生活压力和心情抑郁的偏激心理无

处释放,以网络报道的事件为发泄对象。

例如,“女司机变道”交通事故被网络报道后,部分网民对“女司机”人肉搜索,对其进行语言暴力的人身攻击,这些网民多属于“路怒族”,社会生活压力催生了“路怒族”的蔓延,把“女司机”视为发泄和释放“压力”和“抑郁”心情的“假想敌”,“女司机”被网民隐喻赋予了“压力”和“抑郁”的外衣。又如,“城管事件”,当城管在工作中受伤,部分网民评论一片“叫好”之声,而商贩受伤时,部分网民在不了解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对“城管”群起而攻之。再如,“学校和学生”事件、“医院和病人”事件等,部分网民具有先入为主的主观特征,不调查事情真伪,评论多数同情支持主观意识下的弱势群体“学生”和“病人”。

网民患上了“假想敌”的“疾病隐喻”,具有“马太效应”的从众心理。所谓“马太效应”是指好的越好,坏的越坏,多的越多,少的越少^[3]。“女司机”被人肉搜索,受到身体和心理伤害,因为被隐喻为造成生活压力和心情抑郁的“坏典型”,虽是弱者也得不到同情。“商贩”、“学生”和“病人”与多数网民一样都是普通生活者,被网民隐喻赋予了“弱势群体”的外衣,而“城管”、“学校”和“医院”被隐喻赋予了“强势群体”的外衣,产生了对立的“假想敌”的“疾病隐喻”思维。

2.“道德卫道士”的“疾病隐喻”

有些网民喜欢对网络报道的事件评头论足,以自己所谓制高点的“道德观”隐喻映射判断人与事的好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批判。例如,明星离婚后,与前任朋友复合的“明星事件”,部分网民评论指责明星道德败坏,似乎离婚的人就没有爱的权利。作为公众人物而离婚的明星被隐喻为“不道德”的代表。再如,“中国女性异国婚姻事件”,部分网民指责中国女性崇洋媚外。又如,“留学生学业有成,为在外国读书的学校捐款事件”被批为“不爱国”。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网民自己做得并不好,却在网络中“标榜自己”而毫无顾忌的评论,得到了精神的快感和胜利感,患上了“道德卫道士”的“疾病隐喻”。“离婚”、“异国婚姻”、“捐款”事件是单纯的个人的行为,并没有伤害公众群体,却被赋予了“不道德”和“不爱国”的外衣。

3.“情景价值”的“疾病隐喻”

作者 Del Jones 在 CEOs vouch for the water rule(CEOs 支持侍者规则)文章中写道:警惕那些视情形决定其价值体系的人。这种人会根据所交往对象的地位展现或收起他们的魅力^[4]。部分网民对网络报道人与事的评论也患上了视情形而定

的“情景价值”的“疾病隐喻”。

例如,政府要员的言论,网民几乎全部支持与赞扬,没有任何异议。当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而被严查失势时,部分网民评论态度转变,指责谩骂而后快,人即使犯了重大错误,应就事论事,不能语言暴力人身攻击。没有行政职务的专家、学者或普通公众的个人见解,时常被嘲讽隐喻为“砖家”、“叫兽”、“屌丝”的言论。部分网民的“官本位”思想产生了“情景价值”的“疾病隐喻”。

4.“心理失衡”的“疾病隐喻”

《论语·季氏》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也体现在网络语言暴力中。例如,有些网民对网络上刊登的名人或是普通人家的孩子照片的外貌大肆点评,恶语中伤。网络上刊登的名人情侣或夫妻的照片,被部分网民称为“秀恩爱和晒幸福死得快”。又如,“大学生背起瘫痪父亲上学”、“大学生当村官”、“拾荒者救助女童”被有些网民评论“作秀”,目的是找份好工作或寻求提高待遇。“没背景的女生考上公务员”被认为“潜规则”,“男生考上公务员”被认为“有关系”。这些网络评论是部分网民患了“心理失衡”的“疾病隐喻”,希望自己的生活水平与其他人达到同样程度,当没有达到希望的目标时,心态没有端正而“心理失衡”,误认为其他人的生活幸福、积极向上的行为都是在“作秀”或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得,未审视自己的行为和状态,自怨自艾,生活负面而失去动力,把“心理失衡”的“疾病隐喻”强加于美好、阳光、积极向上的人与事物上。

(二)网络信息的误导

“疾病隐喻”的网络语言暴力不仅归责于部分网民,而网络媒体也应担负责任,网络信息的误导也是“疾病隐喻”的网络语言暴力的主要来源。网络媒体掌握话语权,引导网络舆论方向,代表了主流思想和态度的肯定与否定以及权威性。

1.标题的误导

所谓网络标题党,指在网络媒体传播中,用紧张、不安、暧昧和不健康的手段散布虚假信息或捏造事实,以提高网页点击率和曝光度为目的的信息发布者的统称^[5]。部分网络媒体患上了“博人眼球、创造轰动效应”的“疾病隐喻”,例如:知识无用论误导——“某名校毕业生开出租车”、“海龟月薪三千元”、“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等这样的标题时常见于媒体,知识成为酸腐的代称,硕士生、博士生是“不适应社会”的代名词,误导知识的价值由金钱来衡量。

2.内容的误导

有些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为了创业绩,报道内容失实,引起不良的“蝴蝶社会效应”。“蝴蝶效应”应用到网络传播中,一个错误的、极小的因素,如不加以管理和调控,会带来“轰动效果”的社会危害,产生“蝴蝶效应”的“隐喻疾病”。调查显示,百分之六十多的受访者被网络失实报道误导,不良媒体为吸引眼球、博取关注是导致失实报道出现的主因^[6]。

3.负能量新闻的误导

作为新型传播媒介的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生活数字化信息时代,通过网络可以了解自己所需的信息。但是网络媒体报道的负能量新闻对部分网民产生了误导,使部分网民和网络媒体患上了“宁信错与坏”的“隐喻疾病”。网络媒体具有商业组织的特征,部分网络媒体通过连篇累牍的负面新闻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赚取流量和增加广告,造成暴力、谣言、色情、炫富、虐贫、丑闻、隐私、谩骂、人肉搜索等充斥网络,肆意践踏公民的个人基本权利,网络戾气弥漫,怀疑嘲讽网络正能量的新闻,一味相信负能量新闻,宁信错或坏,不信对或好,给人们生活带来压抑、悲观和消极的负面影响。

部分网民和网络媒体认为负能量新闻甚至谣言可以倒逼真相,负能量的新闻也是社会现实的呈现,言论自由,有权利报道和了解社会的阴暗面。但是网络媒体集中放大了负能量新闻,适得其反,并没有带来反省、警示和教育的作用。主要原因是网络媒体的添加渲染。负面新闻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易激发人们的好奇本能,引起人们的关注。部分网络媒体为了流量和业绩,以耸人标题、诱惑图片和夸张言语等方式大量登载炒作负面新闻,引起部分网民情绪宣泄。据调查,特别是低年龄、低收入、低学历的网民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缺乏辨识力而易受影响感染^[7]。

四、去除网络语言暴力的“疾病隐喻”外衣的对策研究

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现实影响下,人们赋予了网络语言暴力的“疾病隐喻”的主观偏见,网民和网络媒体从业人员需要提高自身思想和文化素质才能去除语言暴力的“疾病隐喻”外衣。

(一)网民的思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网络评论与传统媒体不一样,网民在虚拟甚至匿名环境中,比现实世界约束力小,追求现实世界无法满足的要求,逃避现实,会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患上不同的“心理”隐喻疾病,对网

络报道的人或事产生不良影响,污染了网络环境和文化,也会影响现实世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网络受众应该多读些正能量的书籍、增强阳光向上的求知欲、提高文化程度、加强独立思考和辨识判断事物的能力、积极锻炼身体而不沉溺于虚拟网络、客观勇敢地面对现实,提高网络舆论辨识力,部分网络舆论代表了哪些人,代表了多少人,分析主观偏见的“疾病隐喻”的来源,才能去除网络语言暴力的“疾病隐喻”外衣,使自己和他人的身心向健康方向发展。

(二)网络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

网络文化是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基础,通过发送和接收文字图片、音视频和动漫等各种信息的一种新文化^[8]。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同,具有全球性、联动性、虚拟性和非空性的特征,具有释放网民个人诉求和增进网民互动功能。互联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既推进文化传播,又夹带网络语言暴力攻击和网络垃圾。网络新闻媒体应担负净化网络环境、加强网络道德文化规范、促进网络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责任。真实性是新闻传播的生命力,警惕和制止网络“标题党”和网络报道失真而误导网上舆论,一些网民辨识力不强而被左右,产生非理性“疾病隐喻”的语言暴力,也会对现实社会产生危害。新形势下,应加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其一,强化新闻真实性是新闻传播的生命力。严格检查新闻信息真实度,提高公信力,遏制主观偏见“疾病隐喻”的蝴蝶效应。其二,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伦理道德、新闻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培养,加强新闻行业自律和规范操作评判标准,接受网络受众批评和监督,抵抗经济利益诱惑,客观公正地多角度看待事物,避免主观偏见的“疾病隐喻”思维。其三,网络

媒体及从业人员帮助推广ID分级制,经常发表真实信息的网络作者,评为高级。初次或匿名发表信息为低级,从而给受众者以提示,过滤和监控信息,提高网络信息真实度,也会遏制减少“疾病隐喻”的网络语言暴力出现。任何事物只有相对没有绝对,网络环境的相对自由,才能促进网络新闻传播的健康发展。

“疾病隐喻”是在医学概念的疾病基础上附加了人们主观思维的外衣,为疾病添加了政治和道德观,“疾病隐喻”延伸和变形渗透网络媒体传播中,网民和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也患上了不同类型的“疾病隐喻”,导致了网络语言暴力。探究“疾病隐喻”的网络语言暴力的来源,去除“疾病隐喻”造成的心理疾病,净化网络环境,促进网络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8-16.
- [2]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3-80.
- [3] 匡文波. 新媒体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41-57.
- [4] 王美娣. 前景实用英语综合教程4[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25-32.
- [5] 王静网. 网络社会道德责任浅析——基于“标题党”现象的思考[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0(10):84-86.
- [6] 杜国春. 失实报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61.3%受访者曾被误导[N/OL]. 中国青年报, 2016-03-01. (2016-03-01) [2016-05-08].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0301/c40606-28159797.html>.
- [7] 石平. 警惕网络负能量[J]. 求是, 2013(12):46-47.
- [8] 曾静平. 网络文化概论[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3:3.

Study on Language Violence in the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llness as Metaphor”

GAO Ya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Zhengzhou Shuqing Medical College, Zhengzhou 450064, China)

Abstract: People's thinking and conceptual system are metaphorical. “Illness as metaphor” is subjective metaphor thinking that is metaphorically mapping on illness of medical concept and adds moral and political critique to illness. The extension of “illness as metaphor” causes language violence in the network. The exploration on “illness as metaphor” of netizen and working staff in network media is to decrease language violence in the network, purify network environment,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culture.

Keywords: illness as metaphor; language violence in the network; netizen; working staff in network media

[责任编辑:胡亭亭]